

少时依稀如梦，见一沙门，教诵《观世音救生经》。经有佛名，令诵千遍，得度苦难。敬德欷歔，起坐缘之，了无参错，比至平明，已满一百遍。有司执缚向市，且行且诵，临欲加刑，诵满千遍。执刀下斫，折为三段，不损皮肉，易刀又折。凡经三换，刀折如初，监当官人莫不惊异，县状闻奏。丞相高欢表请其事，遂得免死，敕写此经传之，今所谓《高王观世音》是也。敬德放还，设斋报愿，出在防像，乃见项上有三刀痕，乡郭同睹，叹其通感。”高王观世音，又称琉璃观音，此事在《法苑珠林》卷十七亦有记载。按此事在《系观世音应验记》中有类似的故事。《宣验记》也有类似记载。

综观六朝时期三种应验记和四种志怪小说中的观世音故事，或诵《观世音经》，或念观世音名号，都能化解各种灾难，确如楼宇烈先生所言：“从这一时期流传的观世音灵验故事看，当时把念诵《观世音经》与念诵观世音菩萨名号、礼拜观世音像，是等同看待的，结合而行的。”观世音名号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六朝志怪小说中观世音名号的变化，反映了观音信仰的普及及流行，也是观音普门示现特质的最好注脚。

注释：

董志翘：《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全佛编辑部：《观音宝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孙昌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鲁迅：《古小说钩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285页。

《宋书·列传第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

《汉语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2年版，第362页。

《隋书·列传第二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

楼宇烈：《东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观世音灵验故事杂谈》，《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

《法华经》一乘妙法的譬喻构成及其审美特征

王丽洁(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海口 571158)

一、研究的必要性

《法华经》是约公元前二世纪至前一世纪，初期大乘佛教经典著述高峰时期出现的佛典，它所宣扬的一佛乘思想，对于确立新的佛陀观和自行化他的菩萨乘信仰，为众生指明成佛的道路，使大乘佛教最终发展成熟和完善，成为联合小乘及各个教派的统一的宗教起到重大作用。天台宗的智顗称之为“经王”，欧阳竟无之《藏要》第一辑中指出：“《法华》则众经之揭橥者也。”《法华经》崇高的地位，正是来自它所弘扬的一佛乘思想。

而譬喻是贯穿《法华经》全文的表法方式。李贽说：“是经二十八品，品品皆说妙法莲华，至求其所谓妙法莲华者，则渺不可得。呜呼！此所以为妙法莲华也欤！”道出了《法华经》少议论而多譬喻的特点。即法华一乘实相的第一义

谛空、一乘教法、方便思想以及久远释迦思想，全部都是在譬喻中展开。可以说，譬喻就是《法华经》的生命，没有譬喻就没有这一部经典。所以我们有必要结合其一乘妙法的宗旨，深入考察《法华经》所有的譬喻形式是如何围绕着这一宗旨展开。

二、研究背景及方法

有关《法华经》文学性研究的成果很少。迄本人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法华经的一乘思想及其文学特征》撰成并收录学位文库为止，国内所见研究论文仅得两篇：陈允吉、卢宁所撰《什译妙法莲华经里的文学世界》；侯传文所撰《妙法莲华经的文学性解读》。

侯文将《法华经》作为纯粹的文学文本解读，对其教义内容鲜少涉及。陈、卢二人的文章则立足于佛经文体本身的文学特征，从三个方面

展示了《妙法莲华经》的文学世界，其中重点讨论了“法华七喻”的文学性，指出其譬喻特色为说理例证，“是与本经内涵融成一体原创性撰作”，并且认为它们已经具备寓言的形式。此外，日本和港台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各有特色，尤其是谭惠文的《妙法莲华经 譬喻文学之研究》，对于法华譬喻材料的逐条整理析出，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关于法华譬喻艺术的研究，陈、卢文章与谭文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丁敏的《佛教譬喻文学研究》中对佛经譬喻文学的分类方法。丁敏的佛经譬喻文学研究最具特色的部分是将佛经中的譬喻分为三大类：修辞类的譬喻、譬喻的故事（指以非宗教的民间传奇、寓言等故事来附会佛理）和阿波陀那譬喻这两种用法的譬喻，而对后两种譬喻的内容和形式特征都有细致的规定，并以此三类譬喻的标准将佛经中的譬喻材料逐条整理析出。其研究为我们对法华譬喻的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助益。

首先，我不赞成将佛学经典当作纯粹文学作品研究。其次，我认为法华譬喻艺术的成就不仅体现在法华七喻上。每一部经典都有自己的譬喻个性，亦都各自与其经文的理性思辨紧密契合。《杂阿含经》以譬喻显示四谛和三法印，《般若经》当然以种种譬喻以示空幻，《涅槃经》则以种种修辞比附抽象的佛性，《法华经》的譬喻个性当然是以种种因缘譬喻彰显一乘实相。而《法华经》的譬喻正是因为与实相真谛结合，所以超越了一般的功能性作用，具有直观本体的认识论意义，不仅仅是认识的手段和表达的工具，还是认识的对象和目的本身。所以，越是彻底地认识《法华经》中的譬喻，就越是能够彻底地认识一乘妙法，反之亦然。正如龙树的《中论》，没有譬喻为主的注释就读不懂，《法华经》这样多譬喻的经典当然就需要在论议上深入展开。纵观《法华经》历代注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论家们不断以论议拓展其譬喻内涵的努力。

因此，本文的研究方法是深入揭示《法华经》一乘思想及其譬喻艺术的关系，并探讨其审美艺术特征。

三、《法华经》一乘妙法的譬喻构成

1. 经题莲华的譬喻意义

《妙法莲华经》以其经题而被称为妙法莲华法门。莲华是妙法的隐喻，是《法华经》中所阐

释的一乘实相妙法的总的喻体，因而可以说是其最高级的譬喻形式。那么，莲华与妙法的关系究竟如何？或者莲华对于妙法究竟有何意义？对此，《法华经》文本中并无一语阐发。但自从世亲出经论以后，历代注疏者们不断深入研究，莲华的喻意越来越详细丰富起来。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历代经论家对此问题的阐述。

罗什弟子慧观的《法华宗要序》、僧叡的《法华经后序》中都有对“妙法莲华”的题解：“诸华之中，莲华最胜华。而未敷名屈摩罗，敷而将落，名迦摩罗，处中盛时，名分陀利。未敷喻二道，将落譬泥洹，荣曜独足，以喻斯典。”妙法喻义与莲华喻体的外观形态已有关联。

胡吉藏《法华游意》从离喻、合喻、遍喻三个角度解释莲华的喻义和喻体的关系。离喻是将花与果实分开譬喻因果权实，花为权，莲为实。合喻有十个喻义：从种而生、从微至粗、增长满足便出淤泥水、虽出泥水而不舍泥水、微妙鲜洁第一、为凡圣称叹爱敬、台叶具足、诸佛菩萨而坐其上、开合有时、劫初成时大梵天王坐莲华座等。其中莲华的形象特征或属于植物属性，或属于外在形貌特征，诸佛菩萨而坐其上和劫初成时大梵天王坐莲华座则是其神性品格，这些特征都成了妙法的本质，或喻佛德，或喻法本。遍喻是引用《大集经》的慈悲为茎，智能为叶，三昧为须，解脱为敷，以茎、叶、须、敷各个部分作譬喻。

智顗《妙法莲华经玄义》中的解释则分四个方面：“次释莲华者为四意：一定法譬，二引旧释，三出经论，四正解释。”

一定法譬：莲华既是譬喻又非譬喻，“既是假喻之花草莲华，又是法性莲华”。非譬喻：“莲华非譬，当体得名”，这一观点出自如来藏思想；是譬喻：“权实难显，借喻莲华，譬于妙法。又七喻文多，故以譬标题。”这是假喻，以花草树木等喻理体。融和二意，认为莲华的本质是法莲华，因为实相难解故草华为喻。总之，“妙法莲华”如智顗所说是“法譬双辨”。

而第四正解释中，首先，解释用草花莲华为譬喻的原因：法华法门本是法性莲华，但为开示钝根，不妨用世花；旁举经文中有两次“说优昙钵华时一现耳，此华若生，轮王应出，若说此经，即授佛记，法王王世也。此灵瑞华似莲华，故以为喻”。意谓法华法门以莲华为譬，还有一个原因是优昙波花与莲华相似，可以因其形似而

借喻妙法。其次，分广、略解释莲华的譬喻意义，即喻有少喻（少分喻）、遍喻（多分喻），少喻能勾勒主要轮廓特征，遍喻则可以遍喻法华法门的一切特征。

莲华之少喻：以莲华譬喻本迹二门和十法界、十如是。因为“唯此莲华，华果俱多，可譬因含万行，果圆万德，故以为譬”。喻迹门：为莲故华譬为实施权，花敷莲现譬开权显实，花落莲成譬废权立实，可谓“从初方便引入大乘，终究圆满也”；喻本门：为莲故华譬从本垂迹，花开莲现譬开迹显本，花落莲成譬废迹立本。二门六譬更对应六重十法界、九法界和十如的变化关系，“始终圆满，开合具足”。

莲华之多分喻（遍喻）：仿效“从深山谷中生长，身、力、手、足、爪、牙、头、尾、震、吼等譬，譬师子吼法门”的遍喻方法，“从初种子，乃至莲成，喻于妙法也”。分析出莲华的十种外观特征，以此十相配诸法实相之“十如是”义（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其喻体与喻旨间的一一对应关系的描述是饶有兴味的，凡一相必配有一义。后依次用莲华之十种相状譬十二因缘、四谛、真俗二谛、空假中三谛、一谛、无谛、境妙，又譬智妙、行妙，乃至功德利益妙，乃至本妙，最后感叹：“若非莲华，何由遍喻上来诸法？法譬双辨，故称妙法莲华也。”经过一系列淋漓尽致的譬喻意义探讨后，作者认为莲华与妙法的关系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无可替代的，莲华就是法华法门——法华三昧的绝对譬喻。

虽然《法华经》的经文本身对莲华并无如此丰富的譬喻描述，但是从世亲到慧观、僧叡、吉藏、智顗，莲华的喻体和喻义两方面的内涵都在不断丰富扩展，直至双方每个细节完全契合，最终，把譬喻关系变成必然不可替代的逻辑关系，成为完全的称述为止。即不再妙法如莲华，莲华如妙法，而是演变成了妙法是莲华，莲华是妙法。

从譬喻关系向逻辑关系的转变，依照纯粹的逻辑推理根本不成立。而从大乘般若哲学的角度来说，则把譬喻之于真谛的认识论意义发挥到了极致。因为真空即是幻有，万事万物都是实相真谛的呈现，所以诸法都是实相的喻体，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莲华就是妙法。这一形象直观的认识真理的方式，将出自想象和联想的譬喻，与抽象的理性推理，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若反观其真理的获得方式，则可以发现大乘佛经中许多

真谛义都是以这种感性的譬喻方式获得的，如空之十喻，乃至真空即是幻有的判断本身就是一个譬喻。因之我们认识到，越是抽象的不可思议的本体，就越是譬喻的，譬喻是无可替代的表达真理的方法。因为在对终极的实相本体的表达上，譬喻与论议是紧密结合、互相支撑的。

当然，《法华经》一乘妙法的譬喻显现，除了直显真谛的至高无上的白莲华，还有其他形式的譬喻。

2. 类型的譬喻

《法华经》在彰显一乘妙法的同时，必须讨论二乘、三乘的问题。围绕着佛陀始而开三显一、终于会三归一的一期演法过程，出现了一个系列譬喻故事“法华七喻”，以七个故事举为例证，从不同角度譬喻佛如何以三乘方便将众生引入一乘真实。由于上述研究者所论已经详尽，在此略讲。七喻为：火宅喻、长者穷子喻、三草二木喻、化城喻、系珠喻、明珠喻、医师喻。这七个故事的譬喻层级都低于总喻体莲华。莲华既代表实相，也代表方便，是法譬双辨。而七喻则各从不同的角度显示法华方便。

“火宅喻”重点在显示平等大车的真实不虚。虽非初为诱以诸子而所许羊、鹿、牛三车，但是既引众子离火宅之苦，而所赐又倍于前，所以真实不虚。而对长者为何要许以三车的原因反复着重说明，显示了佛为引导众生悟入佛之知见而善尽苦心，是对《方便品》中的众生垢重故而方便说法的形象说明。

“长者穷子喻”的侧重点是从迦叶等四大声闻的角度，觉悟和体察佛为了能够让佛子真正领知家业，而初诱引以小乘修行，继则令其扫除烦恼戏论，然后转教大乘，最后三乘合一说《妙法莲华经》的用心。

“药草喻”则重点在于说明如来说法虽然有二乘三乘，但是究竟一相一味：“如彼大云雨，于一切卉木丛林及诸药草，如其种性，具足蒙润，各得生长。如来说法，一相一味，所谓解脱相、离相、灭相，究竟至于一切种智。”（以下出自《法华经》者皆不注）而众生虽依其根性各得生长，但是终究会至于一切智，譬喻不同根性和修行境地的佛门弟子，自然各自有别，但是同样都能够最终获得等正觉，因为如来的出发点与众生的归宿一致，因此将有更多的弟子授记成佛。

“化城”示求宝途中虽然暂息化城，但是待众人力量具足，则必然息化而至于真正的宝所，

强调二乘的归宿是成就佛果，诫二乘人莫恋著二乘果位。

“衣珠喻”则对“愚人”自以为了如来处无所得，只是由于无明所蔽，其实如来早已赐予无上菩提种子，而且一切智愿本不失，一旦觉悟即可得佛之一切种智——无价宝珠。

“明珠喻”示强力转轮圣王久藏髻中的“难信之珠”不妄与人，喻一佛乘实相智的《法华经》，如来不妄宣说。因为：

文殊师利，如转轮王见诸兵众有大功者，心甚欢喜，以此难信之珠久在髻中，不妄与人，而今与之。如来亦复如是……此《法华经》是诸如来第一之说，于诸说中最为甚深，末后赐与，如彼强力之王，久护明珠，今乃与之。

末后赐予是因为贤圣军——诸菩萨的功德成就具足，亦因其对《法华经》的难信而能信。

“医师喻”是相对较长的一则譬喻，因为如来实未灭度而说灭度，这是二乘最难接受的事。这一则重点在于辨析如来方便真实不虚，所说二乘、三乘等诸法皆真实不虚。因为所说皆诸法实相故，因为诸子终究以此方便而得度化故，实不虚妄。

诸所言说，皆实不虚。所以者何？如来……以诸众生有种种性、种种欲、种种行、种种忆想分别故，欲令生诸善根，以若干因缘譬喻言辞种种说法，所作佛事，未曾暂废。这正是般若思想的体现。从如来所具有的中道实相观而言，能如实知见三界之相，已超越了生灭、实虚、一异等种种忆想分别，故无所谓灭度与否，故说灭度即非灭度，所说俗谛就是真谛，方便就是真实！而如来的寿量亦非世间生、灭相所以说。

其中，“火宅喻”与“长者穷子喻”、“医师喻”属于父子喻系列。“火宅”说如来所赐一乘妙法真实不虚，“穷子”则证所得毕竟真实，证与说相应。“医师喻”喻义是对前两个譬喻的升华，即依众生知见则方便与真实有别，依佛之知见则方便即是真实，反过来也正足以说明如来所说真实不虚。以上这三个父子譬喻都用以证信，其他四个则用以劝信。

“法华七喻”之外，还有《授记品》中“大王膳喻”：“若知我深心，见为授记者。如以甘露洒，除热得清凉。如从饥国来，忽遇大王膳。心犹怀疑惧，未敢即便食。若复得王教，然后乃敢食。”此偈说明《法华经》的佛陀观中授记成佛

的必要性。又如《法师品》中的“高原求水喻”。佛对药王说在佛所说经中此经最为难信难解，信解受持的程度是衡量是否善行菩萨道的标准。《从地涌出品》中的“父少子老喻”，引出《如来寿量品》中久远实成的释迦佛。《随喜功德品》“大施主喻”，用大施主的功德譬喻随喜功德之大小。

上述譬喻基本上都是以世间法譬喻出世法，而且从不同的角度譬喻实相真谛或一乘妙法、如来真实，而且，在经文中对每一个细节的喻体、喻义以及故事总体的喻义的说明都十分清楚，没有任何游离的可能。这正是类型譬喻的特点。

3. 阿波陀那形式的譬喻

作为用法的譬喻，是否用为譬喻是衡量的标准。《法华经》中的本事、本生、授记故事很多，有的是譬喻，有的还不能达到譬喻的标准，需要加以辨析。今按照譬喻故事在经文中出现的顺序具体分析如下：

日月灯明如来的譬喻本事。《序品》中的“文殊答疑”，叙述了一个结构较复杂的故事，其故事主体是关于最初到最后共二万佛名日月灯明如来的，其中最后一位日月灯明佛示现六瑞，而后演说《法华经》的本事。这个本事中包含燃灯佛本生，即最后佛之子八个王子随父出家，当中最后成佛者为燃灯佛。还有妙光菩萨即文殊菩萨本生、求名即弥勒菩萨本生。说其结构复杂，是因为除了日月灯明佛故事的主体外，其他人物不仅与当前事缘简单照应，而且各自有故事。妙光菩萨是《法华经》的主要听受者，又是佛涅槃后的演讲者，八王子皆师妙光。其中只有日月灯明如来的本事是用来作为释迦佛演说《法华经》证明的，所以这个譬喻故事的主体应该称为：有关日月灯明如来的譬喻本事，燃灯佛本生、文殊菩萨本生和弥勒菩萨本生则无譬喻意义。

《化城喻品》中，大通智胜如来为十六王子出家的沙弥讲《法华经》，十六沙弥能信受、持诵、演说《法华经》，而得授记成佛的故事。包括大通智胜如来的本事、十六沙弥本事，因为第十六沙弥为释迦牟尼佛，故又是释迦牟尼佛的本生。其中十六沙弥授记的故事有譬喻意义，故称譬喻本事。在譬喻的结构形式上，是授记譬喻、譬喻本生的综合形式，依内容而言，属于教训譬喻，其喻义在于训示大众应如十六沙弥一样信受《法华经》，才是受记成佛的唯一出路。

《见宝塔品》中的多宝佛故事是以宝塔涌出，而引出佛为大了说菩萨说多宝佛本事：

十方世界在在处处，若有说《法华经》者，彼之宝塔皆踊出其前，全身在于塔中，赞言：“善哉！善哉！”

这个本事是为证明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的重要性而作为例证使用的，所以是譬喻本事。当然，这个譬喻的意义不是很明显，因为其用意主要是为了解说多宝佛塔的出现原因。但是因为多宝佛塔就是为见证《法华经》的重要性而出现的，又有多宝佛的本事，所以本事加例证作用，就可以构成譬喻本事。

《提婆达多品》内容分三个部分：提婆达多蒙佛授记、文殊宣扬《法华》、龙女献珠成佛，有两个故事，四个譬喻：

其一，用一个佛本生故事说明提婆达多授记未来成佛的理由。连破僧的提婆达多都能受记成佛，是因为曾经以仙人的身份，向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这是关于提婆达多的授记譬喻和释迦牟尼佛的譬喻本生的综合，内容为业报譬喻。

其二，龙女成佛的故事。谭惠文以为是譬喻本事，我认为，龙女成佛是现在成佛的故事，如：“言论未讫，时龙王女忽现于前……”详参其文，是龙女现在成佛故事，使当时三千众生发菩提心而受记成佛，因此，这是现在譬喻加受记譬喻的综合形式。即现在三千会众受记成佛，是因为看到龙女现在成佛而发心信受的结果，这是受记譬喻。此譬喻中复有譬喻，即龙女以献宝珠于佛而佛纳受，譬喻成佛之速，因此龙女成佛的故事本身又是譬喻成佛之速的现在譬喻。

《常不轻菩萨品》是譬喻本事与譬喻本生的重叠。佛告得大势菩萨有关常不轻菩萨往昔因中的常不轻行和受持、解说《法华》的故事。从故事的总体结构形式而言是譬喻本事，以威音王如来本事举以例证常不轻菩萨志求佛道的功德。

常不轻菩萨的全部故事情节：志求佛道而为四众授记（因），得闻《法华经》（果）；复说是经（因），此后在轮回中，又更得值遇二千亿日月灯明佛（与《序品》呼应，但其数为二万佛）、二千亿云自在灯王佛、以及复值千万亿佛（果），最终疾成佛道（果）。其喻义是：“若我于宿世，不受持、读、诵此经，为他人说者，不能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常不轻菩萨的故事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本生，举以例证深心信解《法华经》的弘法功德，此会中跋陀婆罗等五百菩萨、师子月等五百比丘尼、思佛等五百优婆塞的本生是例证毁法恶报的。释迦牟尼佛本生的结构是譬喻本生，内容结合业

报，所以又是业报譬喻，其作用带有训诫意味，故又可称为教训譬喻。

《药王菩萨本事品》中，有日月净明德如来本事、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药王菩萨本生。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供养说《法华经》的日月净明德如来，得闻法利益，于是作一系列对《法华经》的感恩供养。以药王菩萨用最上、最尊的舍身布施供养《法华经》的修法本生故事举为例证，说明供养《法华经》的功德利益。此品结构是两个譬喻重合，一是日月净明德如来本事，因为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的供养而付嘱舍利，内容是业报譬喻，结构则是譬喻本事。二是药王菩萨本生，结构是譬喻本生，内容是业报譬喻，而且有教训意义，是教训譬喻。

《妙音菩萨品》中，是东方佛国之净华宿王智如来以自在神力使妙音菩萨到此娑婆世界。因为释迦牟尼佛与多宝佛并坐，赞说《法华经》，而行礼拜供养。净华宿王智如来谆谆告诫妙音菩萨对此土佛菩萨的尊重，证明了此土法华会的功德庄严，因此是现在譬喻。其中有关于妙音菩萨的本生：“妙音菩萨于万二千岁，以十万种伎乐供养云雷音王佛，并奉上八万四千七宝钵，以是因缘果报，今生净华宿王智佛国，有是神力。”说明因因果报，因此是譬喻本生和业报譬喻。

《妙庄严王本事品》是释迦牟尼佛说妙庄严王于往古世为其二子所化的本事。情节主体是妙庄严王受妻子净德和两个儿子净藏、净眼的度化，四人携眷属同听云雷音宿王华智佛讲《法华经》，得佛授记并出家修行。释迦牟尼佛结会古今，说妙庄严王就是华德菩萨，其二子是药王和药上菩萨，妻子是妙音菩萨。因而此品又是华德菩萨本生、药王、药上菩萨、妙音菩萨的本生。此品既可以是譬喻本事，也可以是譬喻本生，用以例证有关《法华经》的化他方便和所化得益。

《法华经》中的授记故事，有的属于复杂的阿波陀那，如上述故事中的五则：十六沙弥授记与其本事结合，提婆达多授记与佛本生结合，龙女成佛的现在事则与三千会众受记结合，常不轻菩萨的故事与威音王如来授记结合，妙庄严王本事与授记结合。除此之外，当时法华会上的二乘授记，如舍利弗授记，须菩提、摩诃迦旃延、摩诃迦叶、摩诃目犍连等四大声闻授记……这一系列授记都是因为当下闻《法华经》而生净信授记的简单故事，没有与其他故事结合。虽然不具备两个故事的复杂结构形式，但是都足以用来证明法华会的功德，可以用为现在譬喻。

总之,《法华经》中的阿波陀那类譬喻,其内容多是以本事、本生或现在事,对演说或者听闻《法华经》的功德利益、因果业报起例证作用,从而强调一佛乘的重要性。故事中的诸佛菩萨在信解《法华经》后立刻获得种种神通方便力,都成为证得一乘实相的例证,是对一乘实相的形象生动的体现。

另外,修辞形式的譬喻和夸饰性质的数字譬喻是其基础譬喻形式。这两种形式常跟前两个类型的譬喻混合在一起,虽然为数众多,但非法华所独有,故不赘述。

中村瑞隆说:“《法华经》的深渊教示难以笔墨形容,所以在《法华经》中以许多譬喻或方便象征性地讨论深奥的宇宙及人生观。”《法华经》的譬喻形式造成了这一部经典的特殊性格,使其譬喻中有譬喻,次第展开,有如莲华次第开放。而譬喻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证说,于是又形成了证说中有证说的形式,仿佛经中有经。使我们必须透过重重譬喻了解其教义、教理。正因为如此,围绕着这一部经典出现了那么多的论释和注疏,并为各个宗派所采纳。同时,譬喻的感性形式与个人的经验体会结合,产生了不断被重复证说的效果,出现多种应验故事,使其教义内容不断被丰富,常说常新,正如大通佛智胜佛前的雨花供养,“吹去萎华,更雨新者”。

四、法华譬喻之审美性格

经题总喻莲华的审美意义后人研究阐述者颇多,由开敷而发挥其微妙义,由出泥水不染而发挥其圣洁义,而且由芬多利迦的鼎盛比附其经王义,《法华经》英语的翻译就是“圣教白莲”。因此,芬多利迦的微妙圣洁庄严严可谓是《法华经》总体的审美性格。《法华经》中两个譬喻系列,各自又呈现出不同的审美特征。

一方面是委婉致意,曲尽人情的类型譬喻。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类型譬喻的突出特征是以世俗人情事理比附实相义理,从众生相中展示如来相。如三则父子关系的譬喻,都是以塑造长者——父亲的形象为中心,将佛陀塑造成了一个内心情感世界无比丰富饱满,充满人性光辉,又富有无穷智慧的慈父长者形象,这是一个世俗化的人间佛陀的形象。形象的塑造方法则并不着力于外貌、语言、行动等的刻画,而是更着重于体贴入微之心理描绘。如释迦佛对火宅众生忧心、焦虑、紧张、悲悯、慈爱等种种情怀的倾诉,有

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那段著名的描写火宅凶险的长行偈诵,火势的凶猛和火宅的黑暗恐怖,幼子无知的快乐嬉戏,长者的忧心如焚、种种设法而不得的焦虑,环境和人物之间处处构成冲突,三种情感各异的旋律构成的和声,交织成富有矛盾冲突张力的乐章。可以看出《法华经》的作者似乎熟谙在心理描写的同时,以环境冲突和人物关系冲突来作衬托,从而展示人物性格的戏剧艺术手法。

另一方面是神通夸饰、富于神话传说性格的阿波陀那。《法华经》的撰写方式具有边证边说的性质,类型例证譬喻侧重于说,而阿波陀那类譬喻的特点是侧重于证。所以阿波陀那譬喻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充满了神通示现,既以神通示现证明佛菩萨超现实的真实,又以超现实的真实证明一乘佛法的永恒性。而在对于诸佛菩萨神通的描写上可谓极尽神奇微妙和夸饰之能事,达到了“庄严论议”的极致。由于描写是细节化的,因而也是个性化的。阿波陀那以其神奇变幻、充满幻想和想象的性格生动呈现了多姿多彩的诸佛菩萨世界。

总之,法华譬喻的总体特征是微妙庄严圣洁。两个譬喻系列中类型譬喻的艺术风格是随顺人情的,内容朴素而又情感丰富,阿波陀那则以其神奇变幻、充满幻想和想象的性格生动呈现了多姿多彩的诸佛菩萨世界。

注释:

欧阳竟无:《藏要》第1册,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第3页。

《李贽文集》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参见陈允吉主编《佛经文学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参见季羨林主编《印度文学已经集刊》第4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95-109页。

谭惠文:《妙法莲华经譬喻文学之研究》,台湾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年6月撰。

丁敏:《佛教譬喻文学研究》,中华佛学研究所论丛,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法华传记》卷2,《大正藏》第51册,第53页。

《法华游意》卷1,《大正藏》第34册,第643页。

中村瑞隆:《真实之道——法华经》,台北大展出版社1950年版,第168页。

(责任编辑 刘保昌)